# 三禮陳數求義

# 三禮陳數求義卷二十九

侯官　林喬蔭　學

## 宮室

古今宮室規制不同讀禮者但循今之門庭堂階房室牖戸諸名而不明於古之前後左右內外向背之所在遂以求其出入進退登降揖讓之文無怪乎如入雲霧如覩河漢也爾雅有釋宮一篇文殊簡畧宋李如圭考之稍詳爲朱子所稱述今人遂據之爲朱子所自作者儀禮圖所載是也然原本注疏亦不無沿誤之處其他諸儒所說得失互見今備爲疏釋考正而附圖於後

行禮之地鄉飲在庠鄉射在序選士之射在射宮皆學也覲聘饗食冠祭在廟燕相見在寢朝則受贄於朝受享於廟昏則六禮在廟成昏在寢此諸儒相承無異義也惟聘行於廟而賓之所處在館記云卿館於大夫大夫館於士士館於工商鄭氏注云館者必於廟不館於敝者之廟為大尊也詳鄭之意蓋據聘禮致饔餼時有賓迎大夫於外門外揖入及廟門之語是館當在廟然記載曾子問曰為君使而卒於舍禮曰公館復私館不復凡所使之國有司所授舍則公館已何謂私館不復也孔子曰善乎問之也自卿大夫士之家曰私館公館與公所為曰公館雜記亦

曰公館者公宮與公所爲也私館者卿大夫之家也並不
言廟且廟中之室以藏主人神安得以雜居若舍正室又
别無可居之所雖有房夾俱非寢處之地則以爲聘賓館
於廟中者究於義未協竊謂公館固是公所營建以待賓
與廟無涉卽私館亦但云卿大夫士之家未嘗云卿大夫
士之廟是皆與居常生人所處之寢同制其所以得有及
廟門之文者蓋使者於主國所歸饔餼筵尸以祭其先如
饋食之禮因其行祭於此故遂稱之爲廟門如喪禮之殯
門亦因君視大斂而易稱廟門隨事變文非眞在廟也
舊說天子五門最外曰皋門次曰庫門中曰雉門又次曰

應門其內曰路門諸侯三門最外曰庫門其中曰雉門其內曰路門今案天子諸侯皆三朝則天子諸侯亦皆三門朝與門相依無虛設者明堂位云庫門天子皋門雉門天子應門是天子之皋應即諸侯之雉庫皋門天子之外門庫門諸侯之外門應門天子之中門雉門諸侯之中門其寢門謂之路門則天子與諸侯同稱諸經所言不聞天子有庫雉諸侯有皋應唯郊特牲云獻命庫門之內蓋亦據魯之事記者以魯用天子禮樂故推魯事合於天子實則他經凡言庫門皆指侯國其所以天子諸侯同為三門者以其君國治民其事侔而體合也然皋應之與庫雉名殊

其制之崇庳廣狹亦異固未嘗無別矣周官閽人掌守王宮中門之禁鄭司農以二爲雉門三爲庫門固屬非是而鄭康成詩箋則謂諸侯之宮外門曰皋門朝門曰應門內有路門天子之宮加以庫雉賈公彥因謂凡平諸侯三門有皋應路魯三門有庫雉路以別於平諸侯而孔穎達又據左傳澤門之皙或本作皋門以證宋之亦有皋門不知詩言古公之事在周未得天下之時禮制未定固不可據且朱子嘗言太王之時未有制度特作二門其名如此及有天下遂尊以爲天子之制而諸侯不得立也若宋之澤門雖或作皋然杜注明言宋東城南門孟子言魯公之宋

呼於坻澤之門者卽此詩鶴鳴於九皐韓詩章句云九皐九折之澤楚詞章句亦云澤曲曰皐孫叔敖碑收九睪之利婁壽曰本澤字去水省是以澤門或爲睪門正馬文淵所謂四下羊之諛者且國都之門亦不得混以爲宮寢之門也

禮器云天子諸侯臺門又云家不臺門郊特牲云臺門旅樹大夫之僭禮也鄭注引爾雅闍者謂之臺孔疏兩邊築闍爲基基上起屋曰臺門諸侯有保捍之重故爲臺門大夫輕故不得也左傳定三年邾子在門臺臨廷杜注亦云門上有臺韓詩外傳吾君有治事之臺亦指門上之臺爲

言詩鄭風出其闉闍毛傳闉曲城也闍臺城也孔疏闉闍字皆從門則知亦人所從出之處釋宮云闍謂之臺是闍爲臺也出謂出城則闍是城上之臺謂當門臺也闍旣是城之門臺則知闉是門外之城卽今之門外曲城是也門與城皆有臺門臺卽匠人所謂宮隅其高七雉城臺卽匠人所謂城隅其高九雉鄭注宮隅城隅謂角浮思者據漢時東闕浮思災疏謂浮思小樓也然浮思之字本作罘罳是網目之稱牖綴交疏似之以其在臺上隨方角曲折故稱角浮思諸侯之城隅同於天子之宮隅則諸侯之宮隅其猶天子門阿之五雉歟

天子諸侯皆三朝一曰外朝二曰治朝三曰內朝周官小司寇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一曰詢國危二曰詢國遷三曰詢立君其位王南鄉三公及州長百姓北面羣臣西面羣吏東面朝士掌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羣吏在其後面三槐三公在焉州長衆庶在其後左嘉石平罷民焉右肺石達窮民焉此其地在應門之外臯門之內諸侯則在雉門外庫門內矣冢宰王眡治朝則贊聽治宰夫掌治朝之法以正王及三公六卿大夫羣吏之位司士正朝儀之位王南鄉三公北面東上孤東面北上卿大夫西面北上王族故士虎士在

路門之左南面東上大僕大右大僕從者在路門之右南面西上此其地在路門之外應門之內諸侯亦路門外雉門內矣大僕王眡燕朝則正位掌擯相文王世子庶子之正於公族者其朝於公內朝則東面北上臣有貴者以齒又曰公族朝於內朝內親也雖有貴者以齒明父子也此謂燕朝天子諸侯皆在路門之內者也外朝以大事詢衆庶燕朝以圖宗人嘉事皆非常御之所惟治朝爲治事之朝故介於內外之中爲人君所日御其對中門外之朝而言則此治朝亦稱內朝玉藻所謂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是也其對路門內之朝而言則此治朝又可稱外朝文王

世子所謂庶子之正於公族者其在外朝則以官司士為之其在宗廟之中則如外朝之位是也天子諸侯並同此制杜氏通典乃以周制天子有四朝分小司冦朝士所掌為二於外朝之外又有詢事之朝蓋泥於五門之說馬氏通考仍之誤也

三朝之地既殊其制亦異外朝有三槐九棘嘉石肺石燕在寢則有室有堂治朝則中有屏宁旁有九室案爾雅門屏之間謂之宁疏謂路門之外屏樹之內人君視朝宁立之處因名曰宁又曰屏謂之樹注云小墻當門中疏云屏蔽也樹立也立墻當門以自蔽也諸侯內屏在路門之內

天子外屏在路門之外而近應門又曲禮天子當宁而立疏謂天子受朝於路門外之朝皆據路門言之則其爲治朝之制而非燕朝外朝之所有明矣匠人云外有九室九卿朝焉注外路門之表也九室如今朝堂諸曹治事處疏九卿之九室在門外正朝之左右爲之又司士云王入內朝皆退注王入路門內朝朝者皆退反其官府治處又賈公彥宮人疏云朝罷君退適路寢之時大夫各鄉治事之處蓋古者朝儀甚簡視朝之際不過特揖旅揖旁揖而已君既退之後諸臣各就兩旁之室治事故玉藻言朝辨色而入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退然後

適小寢釋服也其治事之處亦謂之朝曲禮所謂在朝言朝朝言不及犬馬在朝言禮問禮對以禮及鄉黨所謂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皆指此治事之處不然則將適君所齊宿沐浴書思習容即君未視朝亦當嚴畏以為敬豈有與人羣言之理惟其在治事之所故有所辨論而玉藻所云君命名在官不俟屨者亦是指此蓋君眡朝退適路寢諸臣各就九室治事是為在官此時君有所名即行不俟屨以其地本與路寢甚邇也且宰夫職云掌治朝之法敘羣吏之治以待賓客之令諸臣之復萬民之逆小臣職云掌三公及孤卿之復逆御僕職

云掌羣吏之逆瓊山邱氏謂敘羣吏之治卽今百司各奏所治賓客之合卽今鴻臚引見藩府所遣使及外夷諸臣之復萬民之逆卽今通政司所奏事也然則鄉黨所記過位升堂兩節正是君退適路寢將事蓋孔子治事於治朝外之位有所復逆而入奏過位卽過治朝君所宁立之位升堂卽升路寢君所聽政之堂而下之復其位亦卽復其先所治事之位也朱子注過位用注疏說謂君之虛位在門屏之間而語類乃以爲周禮之外朝又云君立於門屏之間屏者門間蕭墻也今殿門亦設之設位於庭中故謂之三槐九棘者庭中有樹處公卿位當其下則以治朝爲

「外朝不知外外朝固無宁而治朝固無槐棘也一時之誤後人如汪武曹非不能辨正反過信之以過位爲最外之外朝且云過此所升之堂雖先儒無明文可以知爲治朝則又不知古時凡朝君臣皆立於庭朝者門而不屋故雨霑衣失容竊擬朝安所得堂而升之哉

爾雅門屏之間謂之宁而曲禮言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治朝在路門之外則宁亦卽在路門之外可知但禮有天子外屏諸侯內屏之別外屏者設於路門之外而稍近應門內屏者亦設諸路門外而與路門爲近二者以中庭之遠近爲內外非謂外屏在路門外內屏

在路門內也何者屏謂之樹亦謂之旅樹旅道也謂當道
設屏以蔽內外若內屏在門內則不得謂之當道矣朝儀
周官司士擯孤卿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士旁三揖還揖
門左揖門右王禮如此侯亦宜然若在門內則其地逼狹
又何以能徧揖羣臣哉惟屏在路門之外諸侯之朝負屏
而立天子則負門面屏故曲禮之言當宁者但指天子而
爾雅所云門屏之閒謂之宁正釋宁之所在李巡注宁正
門內兩塾閒正門應門也孔穎達曲禮疏亦云天子外屏
屏在路門之外而近應門覲禮侯氏出自屏南適門西
所南爲門則屏之距應門不遠可見若大夫士無屏但以

簾帷然齊風之著毛傳曰門屏之間曰著疏謂著與宁音
義同聘禮賓問卿大夫揖入注入者省內事也旣而俟於
宁也疏宁門屋宁也蓋不必有屏特簾帷所在以其地稱
之在門內兩塾閒耳

周禮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又匠人營國
左祖右社但言左右而未詳其所在鄭康成注小宗伯云
庫門內雉門外之左右疏云鄭知庫門內雉門外者後鄭
義以雉門爲中門周人外宗廟故知雉門外庫門內之左
右也又朝士注云郊特牲讖釋於庫門內言遠當於廟門
廟在庫門之內見於此矣然聘行於廟聘禮云公出送賓

及大門內公問君賓對公再拜司儀云出及中門之外問
君客再拜對中門之外即大門之內言出則廟在中門內
可知中門者天子爲應門諸侯爲雉門其地設兩觀觀謂
之闕亦謂象魏禮運云昔者仲尼與於蜡賓事畢出遊於
觀之上蜡祭有事於社稷是社稷在雉門之內故出而至
觀也春秋桓宮僖宮災火自司鐸踰公宮至桓僖二廟是
廟與公宮相近季桓子至御公立於象魏之外立當遠火
是廟與象魏相遠則廟之所在蓋路門外雉門內矣穀梁
傳稱禮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祭門諸母兄弟不出闕門
注祭門廟門也闕兩觀也在祭門之外言不出闕門者巳

出廟門之外是廟固在闕門之內而左傳季友之生卜人曰閒於兩社為公室輔注兩社閒朝廷執政所在蓋指治朝君臣常日治事之處治朝在路門外雉門內則兩社亦即在此據此諸文知舊說謂宗廟社稷在庫門內雉門外者疎也若劉向別錄云社稷宗廟在路寢之西又云左明堂辟廱右宗廟社稷與經言左祖右社者不合不知其何所據或東都之制然歟

天子諸侯有朝大夫具家臣治家事亦有朝玉藻大夫將適君所揖私朝鄭注私朝大夫家之朝論語冉子退朝朱子亦云朝季氏之私朝又左傳鄭伯有為窟室而夜飲擊

鐘朝至未巳朝者曰公焉在其人曰吾公在壑谷皆自朝布路而罷是不獨魯之季氏有朝也故鄭注士冠禮云大夫服元端深衣而聽私朝陳氏禮書言卿以下有二朝蓋據國語公父文伯之母所言自卿以下合官職於外朝合家事於內朝明有內外二朝也韋昭注則曰外朝君之公朝內朝家朝然考敬姜之言曰外朝子將業君之官職焉內朝子將庀季氏之家政焉皆非吾所敢言也其云皆非吾二者皆是季氏家朝若君之公朝則敬姜婦人安得至彼與康子言而云非吾所敢言不亦贅乎萬充宗則謂卿大夫無朝敬姜所言玉藻所記皆自季氏僭禮之後爲

說非先王之制果爾則冉子退朝當直斥其不宜有朝而不必辨其爲事與政矣或曰敬姜之言又云寢門之內婦人治其業焉卿大夫之家但有二門其朝之處在大門之內寢門之外一處而已焉有二朝曰禮大夫有二寢敬姜所言小寢之門也朝之地則內朝在正寢外朝在正寢之門外奚不可哉

天子諸侯之制皆左祖右社大夫士無社但爲右寢左廟朱子謂宮必南鄉廟在寢東是也今以聘禮考之是爲諸侯之禮而行於其太祖之廟者其行禮之節曰公迎賓於大門內賓入門左公揖入每門每曲揖及廟門賈公彥疏

云入大門東行即至廟門其間得有每門者諸侯有五廟太祖之廟居中二昭居東二穆居西廟皆别門門外兩邊皆有南北隔墻隔墻中夾通門祖廟以西隔墻有三則閤門亦有三乃至太祖廟門據此乃五廟一排平列而廟即在大門之內中門之外則賔之入門既入大門即至廟門安有每門且平列三閤門則亦直入而已每門安得有曲即如疏說中則相逼入門則相遠是以每門皆有曲然中是向東行入門亦向東行無改向則亦無曲矣朱子用晉孫毓之說以宗廟之制外爲都宮內各有寢廟别爲門垣太祖在北左昭右穆以次而南則自入大門而向廟一曲

東行再曲北行凡兩曲由是入都宮之門而至太祖之廟門皆直行無曲然廟在大門之內則自大門至廟門只入都宮一門而於各廟兩旁之門第經之而已不必入也亦與每門每曲之文不合竊疑太祖之廟最在北其門南向左昭右穆以次而南其門以東西向而總繚以都宮之垣門垣之內各有夾道爾雅所謂宮中巷謂之壼者壼篆文作䦪許慎云宮中道从口象宮垣道上之形葢自大門入者歷中門而入都宮之垣門門內有巷行者先經南穆之廟次經南昭之廟又次經北穆之廟又次經北昭之廟各穿其巷之門而循門垣內之夾道以行其勢迴旋曲折故

字形肖之是以聘賓入太祖之廟得有每門每曲之文也
爾雅閍謂之門李巡注閍廟門名陸德明音義閍補耕反
說文作𥛱或作祊蓋本是廟門之名因設祭求神於此故
其字復從示以爲祭名但諸儒之說有門內門外之別詩
祝祭於祊毛傳云祊門內也鄭箋云使祝博求平生門內
之旁待賓客之處說文亦云𥛱門內祭先祖所徬徨也其
云門外者孫炎釋爾雅祊謂廟門外鄭注郊特牲祊之禮
宜於廟門外之西室然據經閍謂之門未嘗有內外之異
故邢昺疏直謂廟門內外皆有閍稱
廟門廣狹之制僅見考工記所云容大扃七个注大扃牛

鼎之扃長三尺每扃爲一个七个二丈一尺天子如此則自下降殺至士益狹可知故士昏記云執皮左首隨入隨入者爲門中阨狹也

門之啟閉者爲闔爾雅所云闔謂之扉左傳以枚數闔公羊傳齒著於門闔國語乃闔左闔是也亦稱闔扇月令云乃修闔扇鄭注木曰闔竹葦曰扇則闔與扇固有別也所以啟閉者樞爾雅樞謂之椳而樞之上橫者曰楣爾雅謂之梁下橫者曰閾爾雅謂之柣其旁於門者曰棖其中於門者曰闑爾雅所謂棖謂之楔橛謂之闑蓋別而言之楣與閾皆橫木棖與闑皆豎木又別之則棖在兩旁闑在中

間棖之木長闑之木短也棖闑之間曰中門君父所出入者論語立不中門曲禮爲人子者立不中門此皆指東扉之中而言玉藻賓入不中門此指西扉之中而言君臣子出入則東扉之東曰闑東西扉之西曰闑西此以一闑而分東西非東西各有一闑也賈氏聘禮疏謂主君與賓並入主君於東闑之內賓於西闑之內並行而入上介於西闑之外上擯於東闑之外皆拂闑是直以門有東西二闑誤矣且闑東闑西爲一定之名而闑左闑右則無定何者東西有定位而左右則隨身所向也案特牲饋食禮注曰凡向內以入爲左右向外以出爲左右士冠禮注曰出以

東爲左入以東爲右故冠禮主人迎賓出門左虞禮側亨於廟門之右皆據出而言曲禮主人入門而右客入門而左燕禮皆入門右皆據入而言故饒雙峯謂君出入皆由左出以東扉爲左入以西扉爲左士大夫出入君門則皆由右出以闑西爲右入以闑東爲右郝京山亦云君自內南面東出由闑左入由右亦闑左也臣自外北面東入爲闑右出由西亦闑右也二家之說非無所見而秦氏通考乃非之以爲君臣出入常時皆在闑東玉藻云公事自闑西私事自闑東公事聘享用賓禮私事覿面用臣禮是臣之出入皆從闑東不知玉藻此二句與上賓入不中門不

踐閾連文是專言入不得兼出惟曲禮謂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闑右兼言出入則正以入之視闑左右為名非若東西之有定所秦氏必以闑東為闑右則凡禮之所言皆是右東左西豈不謬乎若大夫士既不敢中門而出入皆由闑右恭皆近棖而遠闑惟聘則介拂闑大夫中棖與闑之閒士介拂棖注所謂雁行於後示不相沿者此與常時入公門之儀不同沈麟士乃以拂闑拂棖為立不中門之證則大夫中棖與闑之閒反得獨當中門乎汪武曹辨之得其實矣

門之屋三閒中為門兩旁為塾爾雅所謂門側之堂謂之

塾者門之內外皆有之冠禮筮與席所卦者具饌於西塾注門外西堂也擯者元端負東塾注東塾門內東堂士喪禮陳一鼎於寢門外當東塾少南此門外之東塾士虞禮七俎在西塾之西羞燔俎在內西塾此門內之西塾而書顧命先輅在左塾之前次輅在右塾之前亦在門內其言左右不言東西者孔疏謂塾前陳車必以轅向堂故知左右塾前皆北面左塾者門內之西右塾者門內之東也至於門堂之修廣攷匠人職云夏后氏世室堂修二七廣四修一門堂三之二注令堂修十四步其廣以四分修之一則堂廣十七步半門堂取數於正堂則南北九步二尺東

西十一步四尺然此夏制未可以爲周制特約畧取準焉

爾敖君選以爲二塾北與東西堂相對廣亦如之立於塾

北而云負則塾之崇其過於堂然不可考也

堂室之廣狹本無所考先儒皆以考工記所言明堂爲據

不知其爲東都之制非凡廟寢皆然且明堂上圓下方廟

寢則上下皆方亦不同也今即其言考之周人明堂度九

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凡室二筵則堂之深六丈三

尺廣八丈一尺室則一丈八尺而諸儒之說皆謂庭三其

堂深則庭之深亦不及二十丈乃大射量人量侯道以貍

步大侯九十貍步六尺九十則有五十四丈降而鄉射記

日侯道五十弓弓之下制六尺則亦有三十丈庭之深如此堂可以推若室止一丈八尺則凡昏冠喪祭行禮於室其地尤爲廹窄不可以容然則九筵七筵二筵之說乃東都明堂之制未可以爲西京廟寢之常制明矣

碑鄭氏以爲識日景廟則麗牲者祭義君牽牲入廟門麗於碑此廟之有碑也若寢之有碑與否經無明文賈疏亦疑之因據諸經所云三揖者注皆云入門將曲揖既曲北面揖當碑揖燕在寢亦三揖明亦有碑而鄉飲鄉射亦皆有三揖之文則庠序之內亦有碑徐氏讀禮通考乃以爲廟有碑而寢無碑非也或疑庠序則射而張侯堂下之庭乃是侯道恐未必有碑不知侯道

共三十丈自堂上之物起數則侯所占堂下庭中之地有二十丈碑之所在三分庭而有其一在北其崇蓋與堂等張侯下綱不及地一尺二寸弇以下躬下舌各二尺員綱之綱一寸則侯之去地有五尺三寸庠序為大夫行禮之地大夫之堂崇五尺計其碑亦當五尺雖踰碑張侯固無礙也詳飲射類

自庭至堂為堂涂爾雅曰堂涂謂之陳又曰廟中路謂之唐蓋實一而以廟寢異其名也詩陳風中唐有甓毛傳中中庭也唐堂涂也甓瓴甋也此指廟中路言小雅胡逝我陳鄭箋堂涂公館之堂涂也此指寢言其制則考工記云堂涂十有二分注謂階前若今令辟祴也分其督旁之修以一分為峻也疏云令辟今之塼祴則塼道也名中央為督假令兩旁上下尺二寸則取一寸於中央為峻峻者取

水兩向流去故也其處則南接門內霤而北屬於階鄉飲酒禮三揖注云將進揖當陳揖當碑揖又昏禮三揖疏云入門賓主將欲相背故須揖賓主各至堂涂北面相見故亦須揖至碑碑在堂下三分庭之一在北是庭中之節故亦須揖是知堂涂接於霤也聘禮陪鼎當內廉注辟堂涂也每階有東西二廉近堂之中爲內廉堂之旁爲外廉堂涂不直內廉是又知其屬於階而在階廉之內矣

東階曰阼階西階曰賓階此南向正階也書顧命一人冕執銳立於側階鄭氏以側階爲東下階孔氏以爲北下階疏云據立於東垂者已在東下階上何由此人復共並立

故傳以爲北下階上謂堂北階北階則唯堂北一階而已側猶特也今案雜記三年之喪君夫人歸夫人至入自闈門升自側階而奔喪禮云婦人奔喪升自東階注東階東面階則東下階原亦可稱側階但書自指堂北階言耳蓋側義爲特東西二階並列相對堂北只有一階故謂之側其堂之東西面亦每面止有一階故亦得爲側階舊圖只載堂北一階固爲未備徐氏讀禮通考有此東西二階而與阼階賓階並列爲南向則南向凡有四階何以爲特又北堂之階以一稱側徐氏亦圖爲二北向並列與南向之阼階賓階同亦非

賈氏少牢饋食禮疏曰大夫士廟室皆兩下五架正中曰棟棟南兩架北亦兩架棟南一架名曰楣前承簷以前曰庪北一架爲室南壁而開戶以此推之統堂室而觀南北之中爲棟據堂而觀則南北之中爲楣鄉飲禮主人阼階上北面當楣再拜賓西階上北面當楣答拜內則妻抱子出自房當楣立皆以楣爲南北之中也其東西之中則取節於兩楹之間鄉飲禮授主人爵於兩楹士昏禮授於楹間聘禮授幣於楹間皆以楹間爲東西之中也堂之中旣取節於楹楣而昏禮賓升當阿致命阿卽棟不當楣者注謂入堂深示親親也鄉射禮豫則鉤楹內堂則由楹外記

言物之所在云序則物當棟堂則物當楣豫今文作序堂謂路寢之堂燕射之所路寢與州序地之廣狹淺深有異而侯道俱以五十弓爲準故置物之所與升射之節各因地而不同注疏改豫爲榭又謂序有室序無室均臆說也詳飲射卷

公食大夫禮籩出自東房注天子諸侯左右房賈氏申之曰言左對右言東對西大夫士唯東房西室故直云房而已後儒皆宗其說唯陳氏禮書辨之謂鄉飲記曰薦出自左房鄉射記曰籩豆出自東房與大射諸侯之禮宰胥薦脯醢由左房其言相合蓋言左以有右言東以有西則大

夫士之房室與天子諸侯同可知朱子又據聘禮賓館於大夫士君使卿還玉於館賓退負右房右房西房也則大夫士之家固有西房矣楊氏儀禮圖深然陳氏之說而圖尙仍注疏之舊今案堂上之有東西楹堂下之有東西階門側之有東西塾皆取其規制之正若有東房而無西房則於規模不整古人行禮多在戸牖之間戸牖之間者堂之正中也若無西房但爲東房西室則戸牖之間乃堂之西偏豈行禮不於正中乃於旁側乎且如鄉飲禮賓席牖前南面衆賓席於賓席之西若無西房則賓坐牖前爲西偏已逼西序席西之餘地無幾又安能以容衆賓之席哉

恭古人行禮於廟主在室之西壁適近西房神道尚右故物之所陳人之所處皆在東而不在西未可以禮之少見西房遂謂其本無也至若京山郝氏並謂天子諸侯亦止東房西室而無西房以爲堂後爲室室西深入爲奥是室之西北故西不得有房則不特書之顧命明列東房西房且爾雅明云室西南隅爲奥如其說乃西北隅矣不亦乖舛之甚乎

士昏禮記婦洗在北堂直室東隅注北堂房中半以北賈氏曰房與室相連爲之無北壁故得北堂之名則北堂即房中之北也大射儀工人士梓人畫物皆升自北階卒畫

自北階下司宮掃所畫物自北階下注工人士梓人司宮位在北堂下則北階北堂之階也但經言洗在北堂直室東隅是在東房而西房不得爲北堂矣徐氏圖於西房亦爲北堂並爲北階且疏言無北壁據燕禮大射儀注皆云羞膳者升自北階立於房中而不言入戸可知徐氏圖又於北堂置戸皆誤也惟是婦人行禮其位皆在房中而或稱房中或稱北堂一地而異名者何故考特牲饋食禮云宗婦北堂東面北上有司徹云酌致爵於主婦主婦北堂司宮設席東面二禮皆在北堂皆言東面竊意同一房中之地以所向爲異南面則曰房中明其統乎正室東面則

曰北堂明其不係正室蓋男子之位室則主奧堂則當阼皆以東向爲尊婦人常時居內寢房中亦以東向爲尊故此亦以東向之北堂爲正位而西房之不得有北堂亦由此可知矣若萬充宗之圖以北堂介於房戸室戸之間則直是戸外非房中也

禮之所言堂室東西房之外尚有東西序東西夾室東西箱東西堂諸儒之說往往混淆以今考之鄭氏之注雖或未能盡合而去古未遠大段猶不甚差後儒之說愈多而外錯愈甚東西牆謂之序爾雅文也孔安國書傳乃云東西箱謂之序其於西夾則曰西箱夾室之前於西房則曰

西房西夾室東於東房則曰東箱夾室旣誤以箱爲序復誤以夾爲房孔穎達疏因而附會曰房與夾室實同而異名夫書明列東西二房又云西夾則房與夾豈得混而爲一且穎達之疏內則也曰宮室之制中央爲正室正室左右爲房房外有序序外有夾室則亦明知房與夾室爲二此乃以爲同實異名是自相矛盾也但其言房外有序則亦大謬而後儒悉遵之未有辨其失者考禮之言東西序皆據堂上言之而房室之墻皆謂之墉昏禮尊於室中北墉下旣夕記士東首於北墉下此室之墉也士冠禮陳服於房中西墉下士喪禮君視大斂祝負墉南面此房之墉

也聘禮西夾六豆設於西墉下此夾室之墉也無稱爲序者而冠禮云立於阼階下直東序主人升立於序端鄉射禮云西序之席北上主人之弓矢在東序東無非以堂上言之故鄭注直言堂東西墻謂之序是也然則序在堂之兩旁不得謂房外有序而夾室在序外亦不係於房明矣乃諸儒之爲圖說者皆室之外爲左右房房之外爲東西夾室一行平列爲五間之屋以序當房夾之介夾室之位既誤序之名亦乖而北堂東西堂諸節皆不可解今案特牲饋食禮豆籩鉶在東房鄭注云東房房中之東當夾北夫東房自在正室之東對西房而言鄭氏因大夫士無西

房遂以東房爲房中之東此其說之訛舛者若以房中之東爲當夾北則自無誤故公食大夫禮宰東夾北賈疏直云位在北堂之南與夾室相當陳氏禮書亦以房當夾北爲是但二人未著爲圖而後之爲圖者則皆夾室與房平列不得其解遂於房之南序以內求之反攻鄭注之謬如萬季野所云房之南即東西之空處豈有夾在房南之制假使房在北而夾在南則房無通明之處不可以爲房矣又云或謂鄭氏之意以夾室在階之前而房正直其北非謂通處房南也若是則亦當指堂之南爲夾不可以房之南爲言而京山郝氏則直謂庭之兩旁東西相向者爲夾

室無論堂下之地古並無室而書明言西夾南向謂之東
西向可乎凡此皆不得其解斥其謬者非曲以求之亦嫌
知夾室在序外不在房外則不惟鄭注可通經文亦瞭然
可識何則序不爲房之墻則房可以兼有夾北之地故旣
曰房中又曰北堂堂爲寬廣之名房中固不憂其狹而夾
在序外與堂相並故聘禮之致殯致饔餼陳設於此與堂
上之位並列於明顯之處而不憂其隱也其夾室之前則
爲東西箱再前則爲東西堂位次本自井井案公食大夫
禮賓升將儐公揖退於箱及侑幣後卒食公又揖退於箱
聘禮記則曰醴尊於東箱覲禮記亦曰几俟於東箱而爾

雅則又曰室有東西箱曰廟無東西箱有室曰寢諸儒皆
誤解室爲堂後之正室夫正室則廟寢皆有奚容區別爾
雅此篇於宮寢制度甚詳而獨未及夾室則此室字正指
夾室蓋夾室之前有東西箱爲廟無箱而但有夾室則爲
寢若指正室則但曰室有東西箱曰廟無東西箱曰寢可
耳有室二字不其贅乎且據爾雅之文是東夾西夾之前
各有東西箱非東夾之前有東箱西夾之前有西箱也何
以明之聘覲二禮言東箱則西不言可見但夾在序外既
爲序所隔則必以序內夾前之地自爲東西二禮之言東
箱是東夾之南東之東以別於東之西也若以爲別於西

夾之箱則主人在東其器物亦皆在東無所疑其混於西不必特言東以爲別覲公食大夫禮只言箱不言東西而知其爲東無疑者以主人在東故也然則東西夾室之前有東箱亦有西箱經雖無文知其當有且可知東夾前之西箱爲主人待事之處何者東箱爲器物所待主人固不宜雜處其中也蓋夾室本以別於正室正室之東西有房夾之東西但得有箱箱者取其形似而名大抵規制甚小亦謂之个左傳昭四年使寘饋於个而退杜注云个東西箱而月令之左个右个亦卽在四隅夾室之前此之所謂箱也蓋个爲兩旁之名劍脊兩旁謂之兩相俠之左右謂

之兩个並同此義其所以廟有而寢無者則以廟之夾室爲毀主所藏不得不置此以爲貯物待事之所寢則夾室不藏主貯物待事卽於其中故不必置箱也乃諸儒知箱在夾室之前而概與東西堂混而爲一則又甚謬考鄭氏之注覲禮云東箱東夾之前注特牲饋食禮云西堂西夾之前近南於箱言夾前於堂言夾前近南則其地本自有別卽孔氏傳顧命東堂西堂亦云立於東西箱之前堂則箱在堂後堂在箱前亦未淆也惟賈公彥疏西堂直指爲西箱由是學者不察皆以東西箱卽東西堂萬充宗據爾雅之文疑之謂以夾室前堂爲箱必凡寢無夾室前堂而

後可然燕禮小臣師立於東堂下士喪禮小斂奠饌於東堂下二禮皆行於寢是諸侯及士之寢莫不有夾室前堂爾雅之言廟寢異别此說極是乃萬氏既知其非而所自爲說則以鄭注東夾之前爲指東堂下之南非謂夾室之前堂因於東西堂下之南傍於兩墻圍爲小屋以爲箱然聘禮醴既飲於東箱而宰夫實觶並無上下之文即公食大夫亦但云拂退不著登降之節則其非堂下之南尤可見矣夫東西夾也東西箱也東西堂也經屢言之而千餘年之解者紛錯如此宜乎儀禮之苦其難讀也

堂上之兩序與堂下之兩階相當冠禮主人元端爵韠立

於阼階下直東序是阼階與東序當也故冠者筵於東序
而記謂之冠於阼喪禮攢置於西序而檀弓亦曰周人殯
於西階之上階直於序升階則立於序端矣階之上堂之
邊謂之廉鄉飲禮設席於堂廉注側邊曰廉是也然自堂
言之側邊通謂之廉而自階視之則每階爲兩廉阼階上
以西爲內以東爲外廉賓階上以東爲內廉以西爲外
廉聘禮陪鼎當內廉蓋當西階之東謂之內者以其近堂
也禮之所謂廉卽書之所謂戺顧命四人執戈夾兩階戺
孔傳云堂廉曰戺謂每階二人夾立於內外廉也正階之
上曰廉側階之上則曰垂顧命一人冕執戣立於東垂一

人冕執瞿立於西垂孔傳云立於東西下之階上蓋序內夾前爲箱箱外之地爲東西堂東西堂者東堂東向西堂西向別於正堂之南向也旣東向西向則自東堂下者爲東下階自西堂下者爲西下階而此二階之上東西堂之側邊爲東西垂故曰東西下之階上廉者稜也垂者邊也異地則異名也外廉之外東西垂之間爲坫冠禮爵弁皮弁緇布冠各一匴執以待於西坫南注坫在堂角士喪禮牀笫夷衾饌於西坫南旣夕記設棜於東堂下南順齊於坫大射儀大師及少師上工皆東坫之東南西面北上坐皆謂堂角之地故爾雅垝謂之坫郭注直云在堂隅坫端

也然內則有云大夫七十而有閣天子之閣左達五右達五公侯伯於房中五大夫於閣三士於坫一　孔疏云士卑不得作閣但於室中爲土坫以庋食是坫又爲庋物之器而明堂位復有反坫出尊崇坫康圭之語注反坫反爵之坫也出尊當尊面也惟兩君爲好既獻反爵於其上崇高也康讀爲亢又爲高坫亢所受圭奠於上焉是亦特爲一器以庋物者非堂隅之地故自來說者皆分堂隅之坫與以土爲之之坫爲兩惟賈公彥釋士喪禮云堂隅有坫以土爲之或謂堂隅爲坫也則是坫本一物因其所在之地卽亦稱之爲坫盞坫者燒土所成如塼之類而置於堂隅

即依乎堂隅但大夫士夏屋爲南北兩㢘則南向之堂所謂堂隅者只東西兩隅爲兩坫禮之所謂東坫堂之東隅西坫堂之西隅也其制葢兩平面置之堂之南面與堂廉平當東西頭之盡處天子諸侯殿屋四面面各兩隅隅置一坫凡八坫而分置之隨四阿所指每隅各置二坫其制葢三角形亦置於各面兩頭盡處每坫之鋭角皆向內平面與堂廉平二坫相輳則平面向內鋭角向外而隨四阿以斜指反之而兩平面相輳兩鋭角相背則成正方之體而好會即於此置尊崇之即以此安所摯圭而士亦即此庋食非於室中別爲一器亦非堂隅之坫是地崇坫反坫

之坫是器也若聶氏圖又謂卽燕射之豐以木為之則坫字本從土其誤尤不待辨矣（別詳明堂卷）

室南向而戶東牖西秦氏通考引玉藻君子居恆當戶檀弓當戶而坐注謂當戶向明者非是葢戶開則戶扉直東南隅之壁尊者居主奧適與戶相對故曰當戶是也若房之戶葢亦南向而經無明文朱子釋宮云房戶在房南壁之東偏經傳通解又云房戶當南壁東西之中案士昏禮尊於房戶之東有司徹司宮以爵授婦贊者於房東注房戶外之東是房戶之東尚有餘地若偏東則無餘矣秦氏以當南壁東西之中爲是此亦沿舊圖房夾相並言之今

南壁統於夾室之北壁則南壁東西之中為序矣竊意房戶當在東序之西前直於阼階之西萬氏圖在南壁偏西與室戶相傍恐亦誤解

天子諸侯廡屋殿屋者四面垂簷考工記所謂四阿重屋是也鄭注四阿若今四注屋重屋複笮也案阿即棟四阿為四棟其制則朱子釋宮所云中三間為一棟橫指東西至兩序之上而盡遂自此處分為四棟邪指四隅上接橫棟下與霤齊是也笮說文云在瓦之下棼上棼複屋棟也蓋重屋之棟為棼而棼上瓦下為笮爾雅謂之筄或竹或木為之重屋故複笮也明堂位言複廟重簷亦即此制鄭

注複廟重屋也重簷重承壁材也疏重簷謂就外簷外壁復安板簷以避風雨之灑壁盜漢時名櫓爲承壁材以其直垂而下如壁重屋故簷亦重也卿大夫士夏屋則惟南北兩簷下垂而已爾雅檐謂之樀說文曰齊人謂之檐楚人謂之梠而士喪禮爲銘竹杠長三尺置於宇西階下注宇梠也則檐也樀也梠也宇也同實而異名也檐下覆堂廉出階外其盡處爲霤以其爲水所滴溜處也殿屋四注四面有霤故燕禮言設洗篚於阼階東南當東霤夏屋惟南北兩下則不得有四面之霤矣然堂屋有霤門屋亦有霤鄉飲禮磬下縮霤左傳三進及霤與上所引燕禮之東

霤皆掌屋之霤而燕禮又云賓所執脯以賜鍾人於門內霤及雜記言祔者降受爵於門內霤檀弓言季孫之母死曾子子貢弔洗內霤則皆指門屋之簷下盎門屋亦南北兩下也若夏屋則舊說謂東西無霤而有榮冠禮設洗直於東榮注榮屋翼也疏卽今之摶風云榮者與屋爲榮飾言翼者與屋爲羽翼也又鄉飲禮設洗東洗當東榮疏云榮在屋棟兩頭與屋爲翼若鳥之兩翼故斯干詩美宣王云如鳥斯革如翬斯飛然摶風在棟之兩頭以板下垂者唯東西有之而喪禮云復者升自前東榮降自後西榮喪大記云復者升自東榮降自西北榮司馬相如上林賦云

暴於南榮是前後南北俱有榮名不得但指東西考說文云屋梠之兩頭起者爲榮梠卽檐也故郭璞注上林賦亦云南榮屋南檐蓋夏屋爲兩下簷而簷之四隅盡處皆高起爲榮飾如鳥張翅故注以屋翼爲言卽殿屋四隅亦然但經以殿屋有四霤可以表識故不必言榮耳疏以搏風當之恐非

中霤在正室之中上古穴居開其上以取明故雨霤之後世因名其室之當中處爲中霤五祀土神居中卽於此致祭故又以爲五祀之名檀弓所云掘中霤而浴坊記所云浴於中霤皆指中室之位程大昌郝敬乃以今人家堂簷

大井中當之是誤以簷霤爲中霤也

衛雅宮中之門謂之闈注謂通小門也士冠禮冠者降適東壁見於母注適東壁者出闈門也時母在闈門之外婦人出入由闈門萬充宗辨之以爲特牲禮主婦視饎爨於西堂下記又云饎爨在西壁則西堂下卽西壁矣東壁非東堂下乎鄭注非惟於解不明抑亦乖古人左祖之制朱子則但云堂下之壁闈門在焉而未言東西之位今考廟在寢東則由寢入廟之門當在西堂下之壁不得在東也秦氏通考則又以爲由朝入廟東向行所爲朝廟之限者當爲闈門考之於經廟寢交界之處有門與否本無明文

而闈門但爲婦人所由若是朝廟之限則凡有事廟中者皆出入焉奚獨婦人賈氏疏以爲朝廟之限有閤門然爾雅云小門謂之闈小閨謂之閤廟寢之界無門則已若有之則行禮之所由出入豈得僅爲小閨之制乎

# 宮寢圖

北堂
北墉
西榮
房
室
北堂
房
東榮
戶
牖
戶
戶
夾室
夾室
西序
東序
楹
楹
西堂
東堂
序端
序端
西階
堂下
阼階
堂涂
中庭
碑
堂涂
內門
閾
外
西
塾
外
東
塾

三禮陳數求義卷三十

候官　林喬蔭　學

冠服

周官司服掌王之吉凶衣服辨其名物與其用事於王之吉服首曰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司裘職亦云掌爲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鄭司農注大裘黑羔裘服以祀天示質疏曰服以祀天示質者以其衮已下皆有采章惟此大裘更無采章故云質此說是也後鄭惑於他裘之上皆有衣以裼之因謂大裘之上又有元衣與裘同色又惑於弁師所掌但自衮冕而下無裘冕之文因謂冕服有六而

言五冕者大裘之冕蓋無旒不聯數不知祀天之禮本非尋常可比記明言大裘不裼則固無衣以裼之也若冕則皆有旒無旒不可以稱冕此祀天之冕即十二旒與袞服之冕無異司服主服大裘與袞不同不得不別而言之弁師主冕祀天此冕享先王亦此冕固無容區別也且如其言別有無旒之冕則仍是六冕何爲弁師之掌只五冕乎惟是周官只言大裘而記郊特牲之言則曰王被袞以象天二者不合鄭氏不得其解因謂記之所言者爲魯禮夫魯雖僭郊未嘗僭王安得以魯公之服稱爲王哉王肅張融輩謂祭天之日先服大裘至泰壇而脫裘服袞以家語

爲證然家語卽王肅僞作之書固不足取信陸佃陳祥道楊復諸人則又以爲內服大裘而外被衮果爾則旣乘大裘不裼之義而司服之文亦當曰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衮冕古人文字謹嚴豈容率畧且裘在內衮在外則人之見之也仍是衮服而已與享先生何別況享先王於春冬之時未嘗不服裘於內也特以其表於外者爲衮服故以此爲名則大裘之外安得復有衮服乎卽表裘不入公門此亦尋常之禮不可以律祀天而秦氏通考又據中庸齊明盛服以承祭祀謂不衮而冕成何體制亦是以尋常之見爲言夫大裘示質猶之陶匏大羮大路越席何疑於

不衮之不得爲盛服且服裘固因冬至天寒而謂之大者
正以其質素可以對越於天故特爲王者吉服之首若秦
氏之言直因天寒而設則其他行禮於冬春間者豈皆不
裘歟抑裘皆加衮而無別且其裘均得謂之大歟盍大裘
而冕自是冬至祀天之正禮衮服爲祈報上帝之衣由東
遷以後以王居明堂之禮爲正禮冬至之祀廢而莫舉遂
以啟蟄之祀冒冬至之名而後之記禮者亦皆統稱曰郊
不復與冬至別遂有王被衮以象天之文別詳郊社後儒莫知
其由且羣疑戴記之言與周官相背矣
服之有章所以爲文亦以示別虞書帝曰余欲觀古人之

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
五采彰施於五色作服汝明說者皆以此一節爲天子服
十二章之始然其云觀古人之象則亦由來舊矣周制天
子之服章數不見於經然三代相因大抵亦然鄭氏注禮
乃謂十二章古天子之冕服王者相變至周而以日月星
畫於旌旗冕服但爲九章後之諸儒多闢其妄何者周官
明言上公冕服九章君臣豈容無別天子法天皆以十二
爲數圭尺有二寸冕十有二旒樊纓十有二就馬十有二
閑則服之章亦必爲十二可知然鄭之所以爲此說者以
周官司常有日月爲常及左傳有三辰旂旗之語然交龍

爲旂熊虎爲旗而服之章未嘗去龍與虎矣獨於日月星辰去之此則鄭氏之失諸儒辨之韙矣然諸儒皆據司服之文云公之服自袞冕而下皆如王服以爲袞冕九章其上別有十二章之服非公所得服者則又誤讀經文而不得其解夫天子吉服袞冕之上但爲大裘未聞別有十二章之服今以袞冕爲九章則十二章者何名如亦名爲袞何以別於九章之袞是皆不於經文而下二字繹之也夫袞冕之服即十二章之服也降而鷩冕九章也毳冕七章也希冕五章也元冕三章也公亦有袞冕而不得同於王之十二章袞冕而下乃得如王服何者袞冕之下鷩九章

毳七章希五章元三章王如是公亦如是也侯伯亦有鷩冕而不得同於公之九章鷩冕而下乃如公服子男亦有毳冕而不得同於侯伯之七章毳冕而下乃如侯伯服然則經文正以別王之異於公而諸儒反混公於王矣且此所云皆助祭於王之服司服掌之而共於臨時者故總之曰凡大祭祀共其衣服而奉之非公侯伯子男與卿大夫之命服也蓋王之祭祀有六等之差助祭者亦不得不異其服故王之大祀郊天旣服裘冕而助祭者公則有袞冕侯伯則有鷩冕子男則有毳冕孤則有希冕卿大夫則有元冕若非助祭於王則其服自爲之不掌於司服蓋司服

爲王朝之官所司者王之服未聞其於外藩之服皆司而共奉之也且其所服皆以命數爲差而總稱爲冕服秋官大行人以九儀辨諸侯之命上公之禮冕服九章諸侯冕服七章諸伯如諸侯之禮諸子冕服五章諸男如諸子之禮春官典命上公九命其衣服以九爲節侯伯七命其衣服以七爲節子男五命其衣服以五爲節但曰其衣服固非若司服之別以大祭祀也且又推之天子之三公八命卿六命大夫四命公之孤四命卿三命大夫再命士一命子男之卿再命大夫一命其衣服一皆視其命數然則五等之君及卿大夫士固各有其命服不得執司服之文以

爲例諸儒以命服釋司服誤矣

司服所載無三公助祭之服然以孤卿大夫推之則三公之服殆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陳氏禮書誤以此卽命服謂三公八命出封加一等則同上公在王朝則同侯伯不知此是助祭司服共之不以命數爲定也或又疑自毳冕而下如侯伯服乃子男之制王之三公不宜僅等於子男然考射人言三公執璧璧亦子男所執三公同之則助祭之服何必不然

十二章之名物僅見之虞書而孔鄭之解各異孔安國之傳曰日月星辰爲三辰華象草華蟲雉也畫三辰山龍華

蟲於衣服旌旗宗廟彝尊亦以山龍華蟲爲飾藻水草有文者火爲火字粉若粟冰米若聚米黼若斧形黻爲兩已相背據此則日也月也星辰也山也龍也華也蟲也藻也火也粉也米也黼也黻也爲十三物而宗彝與衣服旌旗一類不在數中故穎達疏云左氏謂天之大數不過十二若爲十三無所法象或以爲孔并華蟲爲一其言華象艸華蟲雉者言象草華之蟲故爲雉也若華別似草安知蟲之爲雉乎然既不數宗彝又以華蟲爲一雖可合於十二之數而傳又云天子服日月而下諸侯自龍袞而下至黼黻士服藻火大夫加粉米則諸侯有八章大夫四士二與

周官不合是書之所言有虞之制不可以例周也鄭康成之注則又以宗彝亦爲章數合華蟲粉米皆爲一物又以三辰畫於旌旗服章斷爲自九以下而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其次序亦與書文少變夫使周制不沿於虞則不可知若既因於虞則不宜更易其意祗以司服有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之語公是九章則王之衮服亦九且衮爲上服則不可以山而高於龍鷩冕之服既爲華蟲而鷩冕之下爲毳冕欲以虎蜼實之又止減其一非降殺以兩之義故復不得不升火其間此皆求其曲合而實無明據者況宗廟之彝有六但曰宗彝何以知其必爲虎蜼若

必取虎雌則直云虎雌而已何必謂之宗彝故穎達疏云
如鄭此解配文甚便但解宗彝爲虎雌取理太迴也閒嘗
考公之服九章侯伯七章子男五章經有明文知天子之
必爲十二而周官獨未之著後人以虞書釋之終未敢謂
其必然況孔鄭二家又如此紛歧淆惑乎既詳讀考工記
始悟天子十二章之畧葢具於此而諸儒弗察且皆是書
繪爲之非刺繡者其曰畫繪之事雜五色東方謂之青南
方謂之赤西方謂之白北方謂之黑天謂之元地謂之黃
此總言色之有此六者也其曰青與白相次也赤與黑相
次也元與黃相次也此分言其色之相對者也於是而曰

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五采備謂之繡此五者下裳之章以色之相間者爲之玉藻所云裳間色者是也青赤白黑四者相間取象四時之相代四者既備復加以黃則取象土之寄王於四者之中其曰謂之繡者正與謂之文謂之章謂之黼謂之黻同義明列畫裳之五名非專釋刺繡之義也若以此句爲別是專言刺繡之謂則先儒既皆指黼黻爲繡之於裳者而此明釋黼黻只有白黑黑青兩色又安得謂之五采備乎下裳既具此五章矣於是又曰土以黃其象方火以圜山以章水以龍鳥獸蛇此七者上衣之章以物之形象爲

之然龍鳥獸蛇可依形以畫王於土則畫以黃色方形火畫以圜形山畫以赤白之色於火言形不言色其色之為赤可知於山言色不言形以山固有形可畫者也惟天不可畫則以衣色隨四時變易者象之春取東方之青夏取南方之赤秋取西方之白冬取北方之黑故曰天時變而禮運亦曰五色六章十二衣還相為質也十二衣者十二月之衣即所謂天時變者也蓋下裳既以五采備四時之象故上衣亦即以隨時變易者法天運之周然衣雖時變而色只取四方之正是以玉藻云衣正色且由此而知所謂龍鳥獸蛇者亦是取象於四時之星蓋龍為東方之蒼

龍鳥爲南方之朱鳥獸則西方之白虎蛇即北方之元武而袞冕之服當是以龍爲章首鷩冕之服當以鳥爲章首毳冕之服當以獸爲章首其希冕元冕之服雖不可知然蛇既元武之象則元冕或即畫蛇之章希冕之服用之於社稷五祀意其以土爲章首歟自鄭注既釋繡之義爲刺繡且破章之字爲獐以鳥獸蛇爲華蟲以天時變爲畫天隨四時色毋論天不可畫即畫之亦安有四時異色之理獐雖山物而山之禽獸豈止一獐況本經上文明有赤與白謂之章乎至於虞書之說既以華蟲爲雉又與獸蛇何干即強解謂蟲之毛鱗有文采者然正名百物雉實羽族

非毛非絲且此明言畫繢之事其官爲設色之工亦何緣以刺繡雜之況天地間可畫之物多矣而獨舉此七者又何故乎知此所陳爲上衣下裳之章采則其詳雖不可考度必具於冬官之書而幸於此記存其槪其春秋昭二十五年傳所云爲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者亦與此合九文者此下所云雜四時五色之位以章之謂之巧者是也六采卽四方上下之六色五章卽文章黼黻繡矣且據此以考他經顧命曰黼裳詩曰繡裳是舉裳之一章爲言月令祭統皆云黼黻文章是舉裳之四章爲言左傳曰火龍黼黻是上衣下裳各舉二章詩曰元袞及黼又曰袞衣繡

裳是上衣下裳各畢一章不班班可考也哉

周官弁師掌王之五冕皆元冕朱裏延紐未言所用之物惟尚書及論語皆云麻冕故先儒皆謂以木爲榦用布衣之上元下朱延者其覆紐則所以貫笄也其長短廣狹之制據阮諶三禮圖漢禮器制度並云冕制皆長尺六寸廣八寸天子以下皆同董巴輿服志云廣七寸長尺二寸應劭漢官儀云廣七寸長八寸沈文阿以爲廣八寸長尺六寸者天子之冕廣七寸長尺二寸者諸侯之冕廣七寸長八寸者大夫之冕見左傳疏然經傳無文不可知也第據弁師所掌天子之冕云五采繅十有二就者以五采絲爲藻繩

所謂繅斿也云皆五采玉十有二者每斿皆貫以五色之玉所謂旒玉也玉笄以貫之朱紘以繫之然玉言皆而繅不言皆者以天子之吉服有五冕之別袞冕之繅斿十二鷩冕九毳冕七希冕五元冕三有此差降旒玉則皆爲十二無差降也諸公以下但爲冕服無五者之異故弁師言繅斿九就瑉玉三采其餘如王之事蓋諸公之冕爲九斿斿繫九玉侯伯七斿七玉子男五斿五玉公孤卿大夫以命數爲差公八命則八斿八玉以至大夫再命二斿二玉而止何者大宗伯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云再命受服則一命固不得有冕服但服弁耳若其旒之所設鄭注玉

藻謂皆出冕前後而垂注弁師云十二斿用玉二百八十八九斿所用玉二百一十六七斿用玉百六十八五斿用玉百二十三斿用玉七十二皆據前後言之而司馬彪漢書輿服志云孝明帝永平二年初詔有司采周官禮記尚書制冕天子十二旒三公諸侯七旒卿大夫五旒皆有前無後諸儒並譏以爲漢法非古然冕之有旒本爲蔽明則設於後爲無謂且記言前後邃延據延而言非言旒也況諸經所載皆曰十二旒若兼前後則二十有四若以十二分前後則人止見其前之六是有前無後之制固可信也至於冕之爲物必皆有旒孔氏左傳疏引世本云黃帝作冕

宋仲子云冕冠之有旒者是無旒不可以爲冕而鄭氏注司服乃云大裘之冕無旒注弁師又云一命之大夫冕而無旒不特以大夫而用天子祀天之上服固無是理而無旒則不必有延無延恐亦即不得謂之冕也

弁次乎冕其物以皮以韋其制則弁師云會五采玉璂象邸詩亦云會弁如星鄭氏謂會縫中也皮弁之縫中每貫結五采玉以爲飾益冕之玉綴之以旒而此則上不爲延無垂纓直以五采之玉飾之於縫中耳璂鄭讀爲綦云結也然其字从玉則說文云弁飾者爲是邸鄭氏云下柢也以象骨爲之疏謂於弁內頂上以象骨爲柢陳氏禮書據

魏臺訪議云邸以象骨周緣弁下根柢則疏言在頂上者非也其式賈公彥疏冠禮謂凡冕以木爲體長尺六寸廣八寸績麻三十升布上以元下以纁前後有旒其爵弁制大同惟無旒又爲爵色爲異又名冕者俛也低前一寸二分故得冕稱其爵弁則前後平故不得冕名然既無旒則其上不必爲延以木爲體與否未可知也陳氏則又以古文弁字象形其制上銳如合手非如冕制然考小篆弁字作覍从皃籀文作𡿪从廾汗簡引說文尚書弁字作𠕁以此象形則是上銳如笠矣若夫周官弁師所載有韋弁皮弁冠弁三者而禮記儀禮有爵弁無韋弁陳氏以爵弁即

是韋弁韋言其質爵言其色京山郝氏又以爵弁即周官之冠弁云古冠制小用緇布元緇後世用爲弁故曰冠弁明與韋皮二弁異猶冕之言弁冕鄭謂爲委貌者非今考弁師掌王之五冕三弁如鄭說只有二弁不得有三元冠自配元端玉藻言天子卒食元端以居當爲天子燕居之服未必用之以田則郝氏之說似亦可通

記曰三王共皮弁素積士冠禮亦曰皮弁服素積鄭注謂以素爲裳辟蹙其要中是也韋弁之服鄭注周禮謂以韎韋爲衣裳引春秋傳郤至衣韎韋之跗注爲證而注聘禮則又曰韎布以爲衣而素裳二者不同陳氏謂軍國之容

與然經無明文固不得而詳也爵弁之服則士冠禮云爵弁服纁裳純衣鄭注純衣絲衣也昏禮云主人爵弁纁裳緇袘鄭注袘緣也二者但著其裳之爲纁而衣之色無聞惟檀弓云天子哭諸侯爵弁紂衣紂古緇字考鄭注玉藻純組綬之文云純當爲緇古文緇字或作糸旁才又於周禮媒氏純帛注云純實緇字也古緇以才爲聲賈氏疏之曰緇有二種其緇布之緇糸旁甾後不誤故禮有緇布冠緇布衣存古字若以絲帛之緇則糸旁才案毛公行露傳曰昏禮紂帛不過五兩故鄭據爲說然則冠禮之純衣益亦緇衣之誤而昏禮之緇袘恐亦是衣之名未必是緣鄭

氏泥純衣爲絲衣遂以皮弁之衣爲用布且云先裳後衣者欲令下近緇明衣與帶同色毋乃曲爲之說歟

天子之祭服六而視朝則皮弁服具於司服之文玉藻天子皮弁以日視朝遂以食而覲禮又載天子衮冕負斧依者葢皮弁常朝之服衮冕則大朝覲之服也諸侯助祭於王其服皆司服所掌祭時共之覲禮言侯氏裨冕玉藻亦云諸侯裨冕以朝是朝覲於王皆服冕服所謂命服也至其在國常日視朝及卿大夫士朝公之服見於經者但曰朝服而已玉藻諸侯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燕禮之記言燕朝服於寢此言諸侯朝服也少牢饋食特牲饋食及士

冠禮皆云主人朝服是大夫士朝服也皆未詳言其制惟雜記有云朝服十五升玉藻有云朝服之以縞也自季康子始也知其物以布爲之鄭氏釋玉藻云朝服冠元端素裳釋論語云端諸侯視朝之服釋燕禮云朝服者冠元端緇帶素韠白屨也釋司服云冠弁委貌其服緇布衣亦積素以爲裳諸侯以爲視朝之服是諸侯朝服冠委貌而服元端素裳也釋士冠禮云元冠委貌也朝服者十五升布衣而素裳也衣不言色者衣與冠同也又曰元端即朝服易其裳耳是士之朝服與諸侯無殊也而釋司服則又以諸侯之朝服即天子之甸服而緇衣亦即元端疏家通之

謂六入爲元七入爲緇大同小異皆是黑色然曰朝服曰元端經皆別而言之而雜記公襲朝服一元端一襚禮自西階受朝服自堂受元端則安得謂元端卽是朝服且君臣上下視朝之時冠服豈其無別竊意諸侯常日視朝之服冠爵弁而服緇衣何以明之鄭武公以諸侯爲周卿士詩美緇衣毛傳以爲聽朝之正服曾子問諸侯適天子必告於祖奠於禰冕而出視朝諸侯相見必告於禰朝服而出視朝朝服不言冕則不以冕可知而其禮次於適天子則下於冕者弁也聘禮諸侯相聘服皮弁則相朝當亦皮弁然以皮弁視朝又與天子無別則宜降而爲爵弁而爵

弁之衣正緇衣也以此知爲諸侯朝服無疑而其退適小
寢釋服則釋此朝服而服元端夕則深衣矣卿大夫士朝
於公朝其朝服亦皆命服何則諸侯之朝天子各以其爵
等之服則卿大夫士之朝其君安得有異其各在私朝則
亦有緇衣論語所謂緇衣羔裘者是私朝之服非公朝之
服也玉藻所云朝元端夕深衣者此自天子以下朝夕燕
居之服不惟非公朝之服亦非私朝之服觀記言深衣爲
善衣之次而深衣對元端爲支可知矣
玉藻之言元端有二天子元端以居朝元端夕深衣此指
元冠元衣而言也天子元端而朝月於東門之外諸侯元

端以祭此則指冕服而言其亦謂之元端者據弁師掌王之五冕皆元冕是冕之色亦元故皆得以元稱凡章服皆用正幅故皆得以端稱樂記魏文侯曰吾端冕而聽古樂是冕服正幅亦名爲端而大戴禮武王端冕而受丹書亦是此義蓋先言衣後言冕則曰端冕先言冕後言衣則亦曰元端總謂之冕服天子之朝日聽朔諸侯之祭所云元端飾端冕也若以爲元冠元衣之元端則服之下者豈可用於大禮鄭氏知其非是以端爲冕字之誤則亦未盡然蓋元冕爲五冕之服最下者國語云大采朝日小采夕月周官典瑞云王搢大圭執鎮圭繅五采五就以朝日覲禮

天子乘龍輅載大旗象日月升龍降龍出拜日於東門之
外大戴禮朝事篇天子冕而執鎮圭尺有二寸帥諸侯朝
日於東郊據此諸文雖未明言朝日之冕服若何然以祭
羣小祀之元冕宜之究似未妥且諸侯有五等其冕服以
命數爲差亦未可概謂其用元冕以祭也是則元端二字
不必改易經文但作冕服解之自別於元冠元衣蓋天子
以衮冕諸侯以其命數之冕服也
元衣元冠謂之元端而其用亦有別其燕居之服衣元端
而冠委貌亦謂之端委左傳所載晉侯端委而入武宮劉
定公曰吾端委以治民晏平仲端委立於虎門之外是也

其用以擯相則服元端而冠章甫章甫亦元冠但與委貌微別故公西華言端章甫願爲小相而士冠禮之擯者贊者與主人之端而冠委貌者不同葢皆是冠章甫之冠故經云主人元端又云擯者元端不云如主人服也云賓如主人服又云贊者元端不云如賓服也此則元端服同而冠異者也司服言諸侯以孤卿大夫之服又云其齊服有元端素端記曰元冠丹組纓諸侯之齊冠也元冠綦組纓士之齊冠也此則元端之冠服皆同而以纓異者也若其裳則冠禮固云元裳黃裳雜裳可也

麻冕卽天子之五冕及公諸侯孤卿大夫之冕也謂之麻者

古時於其上覆之板以三十升布裹之至孔子時不用布而用純也緇布冠則大古之齊冠惟始冠時用之盍始冠重古故先加以此既冠即不復用記玉藻郊特牲冠義皆云冠而敝之敝者棄也謂既冠即棄之也此不惟非冕且亦非章甫委貌之倫朱子以之當麻冕誤矣

左傳言衡紞紘綖綖爲冕覆紘以繫笄紞以懸瑱惟衡之制無聞周官追師掌王后之首服有追衡笄之文鄭注曰追猶治也王后之衡笄皆以玉爲之惟祭服有衡垂於副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紞懸瑱然此王后首服之飾不得通於男子傳所言皆男子冕服也孔穎達疏以爲婦人首服

有衡則男子亦然此亦臆度之詞不能明其制之何若何楷毛詩世本古義則以左傳言衡直是指笄而周禮衡笄連文亦正謂笄横貫頭上故名之爲衡笄耳男子之笄以維持冠婦人之笄則以固髮所以知后笄用玉者以弁師王之笄以玉故知后與王同也然則鄭氏之分衡笄爲二物者非也

内司服掌王后之六服褘衣揄狄闕狄鞠衣展衣緣衣鄭氏謂從王祭先王則服褘衣祭先公則服揄狄祭羣小祀則服闕狄鞠衣以告桑事展衣以禮見王及賓客之服緣衣御於王之服亦以燕居是也其云辨外内命婦之服鞠

衣展衣緣衣又云凡祭祀共后之衣服及九嬪凡命婦共其衣服盎皆指助后祭祀而言猶司服所云公自袞冕而下也外命婦者孤卿大夫之妻內命婦則九嬪世婦也其差次則鄭氏謂其夫孤則服鞠衣其夫卿大夫則服展衣其夫士則服緣衣盎亦以司服所言推而得之三夫人及公之妻無文然以此可知其爲闕狄之服矣其五等邦國之內服經未明言以此所掌皆助王后祀事五等之國夫人無與后之祀事故畧之耳鄭氏以意爲說謂侯伯之夫人揄狄子男之夫人闕狄惟二王後禕衣今案玉藻云王后禕衣夫人揄狄此鄭氏所據以爲侯伯之夫人也又云

君命屈狄再命禕衣（鄭注云禕鞠字之誤）一命襢衣士祿衣此鄭氏所據為子男之夫人及其卿大夫士之服也然子男之妻與侯伯之妻均稱夫人此記但曰夫人揄狄何緣知子男夫人不在其內君命一節亦並未明指子男竊意諸侯之服有章數之殊故有五等之差夫人之服盡狄而已無章數則五等蓋均服揄狄其君命屈狄一節則指諸侯之孤卿大夫士之妻而言故但冠以君命而不云夫人也以命數推之則大國之孤卿之妻當服屈狄大夫之妻當鞠衣士妻當襢衣小國則卿妻鞠衣大夫妻襢士妻無命祿衣而已至於禕衣為王后之上服猶王之袞衣然諸侯得有

袞衣則夫人亦得有褘衣記所云君袞冕立於阼夫人副褘立於房中者是也奚必二王後哉但鄭氏所以必别子男於侯伯者祗以雜記及喪大記兩次復衣不同故爲此說然詳繹經文雜記言侯國之禮喪大記則指王朝而言雜記曰復諸侯以褒衣冕服爵弁服夫人稅衣揄狄內子以鞠衣褒衣下大夫以襢衣其餘如士章首明冠諸侯二字其爲侯國無疑喪大記曰復有林麓則虞人設階無林麓則狄人設階小臣復復者朝服君以袞夫人以屈狄大夫以元赬世婦以襢衣士以爵弁士妻以稅衣君者天子也夫人者三夫人也若王后則以褘衣卽爲諸侯而其夫

得用衮其妻亦得用禕衣皆不以屈狄也大夫者自希冕而下者也世婦者大夫妻也若侯國之大夫妻則曰內子雜記所云及左傳以叔隗爲內子國語司馬期欲以妾爲內子並無世婦之稱也不言王后以君之衮見之不言孤卿之夫人以三夫人之屈狄及世婦之襢衣見之此正王朝君臣之禮與雜記不同混而一之途不可通矣

少牢饋食禮主婦被錫衣侈袂鄭氏注被錫讀爲髲鬄古者或剔賤者刑者之髮以被婦人之紒爲飾因名髲鬄焉此周禮所謂次也陳用之非之以爲玉藻云被衮昏禮言被穎黼孟子言被袗衣則被者服之也禮有錫衰錫緆史

言阿錫[illegible]布之細者少牢大夫朝服以布則其妻以錫而
家之言各據一偏而並未當盡取他人之髮次其長短益
已髮而爲髲其字本爲髢詩鬒髮如雲不屑髢也左傳衛
莊公見已氏之妻髮以爲呂姜髢莊子禿而施髢其字亦
作髲从皮以其爲首服之飾故亦从衣作被猶之髺之字
从髟而亦从巾作幗从糸作紒也詩采蘩被之僮僮被之
祁祁毛傳云被首飾則鄭氏固有所受之也是主婦被三
字當爲一句乃言其首飾如此鄭氏誤連錫字爲文因妄
改經文被錫作髲鬄耳錫自是布名今文作緆許慎說文
所云細布也亦通作錫如所云錫衰阿錫者錫衣後袂四

字爲一句言錫衣而後其袂乃指主婦所服之衣也以經文例之昏禮女次純衣姆纚笄宵衣特牲禮主婦纚笄宵衣皆先言首上之飾次言身上之衣猶言男子者必冠服並著也如鄭之說是但言首飾而不及身之所衣如陳用之言則但有身之所衣而不及首飾皆與本經前後之例不合且惟其首有服飾則不用纚笄故昏禮之女次此之主婦被皆不言纚笄而其他昏禮及特牲禮所云纚笄者明其無首服之飾矣鄭氏又以不纚笄爲尊大夫亦非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爲副編次追衡笄鄭注謂副之言覆所以覆首其遺象若步搖編編列髮爲之遺象若假紒次

次第髮長短爲之所謂髮鬄追猶治也衡笄皆以玉爲之是追之爲名取追琢之義然追師所掌者后之首服非攻玉之官何以專取追琢爲號王氏應電謂追以纚作髻如堆是追爲毋追之追亦爲首服之一今者特牲禮主婦纚笄昏禮姆及女從者皆纚笄內則婦事舅姑櫛縰笄總縰即纚蓋以黑繒韜髮結而盤之而貫笄以爲固其形如堆堆之字古作𠂤亦作垍又作塠夏后氏之冠取名毋追亦是取象於此則追即纚而加笄之謂婦人首服加飾則爲副爲編爲次不加飾則直是纚笄而爲追據鄭氏注謂王后之燕居亦纚笄總則王氏之說爲確蓋追師之命名直

以王后首服之最下者名之猶之弁師掌王之五冕三弁而其名官亦以弁不以冕而衡笄二字亦是總括四物猶弁師之五冕皆以玉笄據此言之益知衡笄只是一物而鄭氏所云祭服有衡垂於副之兩旁與笄爲兩物皆以玉爲之其誤可不攻而破矣

周官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鄭司農注褘衣畫衣也揄狄闕狄畫羽飾鄭康成則曰狄當爲翟翟雉名引爾雅伊雒而南素質五色皆備成章曰翬江淮而南青質五色皆備成章曰搖王后之服刻繒爲之形而采畫之綴於衣以爲文章褘衣畫翬者揄翟畫搖者闕狄刻而不畫因卽讀褘

如翬讀揄如搖今案翟之與狄古文相通若褘揄之爲翟揄則直須改字固無可考至二鄭異義之故則賈疏謂先鄭意褘衣不言狄則非翟雉知畫衣者以王之冕服而衣畫故知后衣畫也揄狄闕狄畫羽飾者以其言翟是雉羽故也後鄭云闕翟刻而不畫者此無正文直以意量之言翟而加闕字明亦刻繒爲雉形但闕而不畫五色而已然考詩君子偕老篇玼兮玼兮其之翟也蓋即此二翟之衣毛傳云褕翟闕翟羽飾衣也孔疏云傳以翟雉名今衣名曰翟故謂以羽飾衣猶右手秉翟即執眞翟羽鄭注周禮三翟皆刻繒爲翟雉之形而采畫以爲飾不用眞羽孫毓

云自古山龍華蟲藻火粉米及周禮六服無言以羽飾衣者羽施於旌旗蓋則可施於衣裳則否蓋附人身動則卷舒非可以羽飾故也鄭義爲長許慎說文則直訓褘衣爲畫袍與先鄭合訓褕爲翟羽飾衣與毛傳同然所謂畫袍者究不知所畫爲何物陳祥道禮書則謂三翟皆畫之於衣如王冕服然三者既同是畫翟又將何以爲别乎竊觀偕老之詩有象服是宜之語以象服配上副笄六珈則象服當即褘衣毛傳云象服尊者所以爲飾說文作襐云飾也漢書外戚傳襐飾將醫往問疾師古注亦云襐盛飾也是象之字本从衣作襐古文從省然亦未著其制之詳惟

史游急就篇有云禒飾刻畫無等雙則鄭所云刻繒而畫者差爲有據但所刻畫者是雉與否終無明文若孔穎達之疏象服謂以象骨飾服則尤屬謬悠顧野王玉篇又以禒是首飾亦不足信也至於二狄之服狄既即翟則自是畫雉而二者之別據禮記闕狄之字皆作屈狄屈與揄對揄之義爲引蓋一是引而飛鳴之狀一是屈伏之狀猶衮龍之有升有降闕展衣禮記皆作襢衣蓋以聲之相近鄭氏云白衣也而說文作䘿云丹縠衣也與鄭說異詩偕老云瑳兮瑳兮其之展也毛傳亦曰禮有展衣者以丹縠爲衣同於說文然瑳字之義說文既訓爲玉色鮮白則以之

形容展衣安得爲丹此則鄭解爲是矣
爾雅緣謂之純又曰赤緣謂之褖則昏禮女之所服純衣
纁袡即是褖衣亦即周官内司服之所謂緣衣也然昏禮
攝盛爵弁爲士之上服則女之褖衣亦士妻之上服可知
爵弁之下有元端褖衣之下有宵衣特牲禮主人冠端元
主婦宵衣冠禮主人元端主人之兄弟畢袗元昏禮主婦
宵衣女從者亦畢袗元但女之從者隨女而行則微異之
以頍纚爲若少牢禮則主人既朝服主婦亦當服其命服
而命數不同服亦各異則但以其衣之質言之曰錫衣蓋
朝服以十五升布爲之錫亦十五升但少粗耳其著之者

明婦人命服亦是用布不用絲也經於昏禮言純衣纁袡明錫衣無絲可知於少牢禮言錫衣侈袂則祿衣之袂不侈可知於少牢禮對朝服言錫衣用布則凡命服皆布可知乃鄭氏釋純衣爲絲衣釋昏禮之宵衣謂以綃爲領釋特牲禮之宵衣謂以綃爲衣釋周禮以侈袂爲祿衣之袂釋儀禮以侈袂爲宵衣之袂旣屬紛淆而敖氏又欲改錫衣爲絲衣亦臆解而不得其實也

屨人掌王及后之服屨爲赤舄黑舄赤繶黃繶青句素屨葛屨舄之與屨大畧相同注疏謂複下曰舄禪下曰屨下謂底也重底者舄單底者屨也繶句皆其飾也繶謂牙底

相接之縫綴條於其中句謂屨頭以條爲鼻句字儀禮作約蓋聲同可通繶句之外儀禮又言純亦是屨飾謂以條爲其口緣也其制之大概如此若其爲用則王與后蓋皆爲二舄一赤舄服之以祭一黑舄服之以朝赤繶以飾赤舄黃繶以飾黑舄其青句則二舄皆同若非朝祭而燕居則王及后皆不服舄而服屨是爲素屨當暑則亦服葛屨焉至於外內命夫命婦則無舄皆屨祭以命屨朝以功屨燕居以散屨功屨次於命屨而別於散屨以其有飾則曰功無飾則曰散不言其色與繶句者蓋與王及后同也觀士冠禮亦有三屨黑屨白屨纁屨其纁而不赤者赤爲周

之所衍臣下避王及后故以黃赤之色代之此則經文甚明無不可解者也自鄭氏泥於冠禮元端黑屨皮弁白屨爵弁纁屨以爲屨皆從其裳色而王之吉服九后之吉服六疑服皆有屨因創爲王之六冕皆以赤舄韋弁皮弁則白舄冠弁則黑舄后之褘衣以元舄揄狄則青舄闕狄則赤舄鞠衣則黃屨展衣則白屨褖衣則黑屨是於經文之外增出白元青三色之舄黃黑二色之屨且云凡舄之飾如繢之次凡屨之飾從繡之次按之經典皆無明文其爲臆造穿鑿可知京山郝氏知其非而以爲王用赤舄象陽后用黑舄象陰而燕居則同爲素屨夫禮服旣以男女別

陰陽燕居又何宜無別且經明云掌王及后之服展卹云爲赤爲黑爲則其爲王后同服可知况禮服之見衣皆朝祭異用則爲亦安得以不分乎

褐襲之義諸儒解之詳矣而皆不能明確使人了然秦氏通考取蔡德晉之說且辨諸儒之誤凡十有六條蓋據檀弓所云練練衣黃裏縓緣鹿裘衡長袪袪裼之可也是裼者就袪而言袪袂也袖之口也捲其袖曰裼垂其袖曰襲此最明白然其所說尚有未能精確者竊考三禮之言裼襲莫詳明於玉藻之文其曰裘之裼也見美也弔則襲不盡飾也君在則裼盡飾也此一節言裘之有裼襲也其曰

服之襲也充美也是故尸襲執玉龜襲無事則裼弗敢充也此一節言服之有裼襲也葢古人衣服之制其最裏一層襯身者常時所服謂之澤詩秦風與子同澤鄭箋澤褻衣近汚垢劉熙釋名云汗衣近身受汗之衣也詩訓之澤作之用六尺裁足覆胷背其於祭祀則謂之明衣取其明潔論語所云齊必有明衣布者是也明衣之外則爲襦說文襦短衣一曰㬈衣其㬈字注云安㬈溫也葢取㬈溫之義內則言童子衣不帛襦袴張子謂襦今之襖子是也常服則爲袍秦風云與子同袍繼同澤言之玉藻云纊爲袍玉篇云縕舊絮也緜也此外乃爲正服正服者行禮時服

禮服燕居則服深衣也過冬之時則著裘在正服之內襦袍之外惟郊天之大裘其外無正服卽以大裘爲正服他則裘外皆有正服正服之色各近其裘玉藻所云君衣狐白裘錦衣等是也夫旣以正服加於裘外則裘之爲狐白爲狐青爲羔爲麛皆爲正服所掩其美不可得見故必捲其正服之袖以見其美是之謂裼故曰狐白裘錦衣以裼之狐青裘元綃衣以裼之羔裘緇衣以裼之麛裘絞衣以裼之也惟弔之時去飾則下垂其正服之袖不捲而起之是之謂襲而君在則雖弔亦裼蓋尊君則亦不敢以私哀去飾也是凡常時行禮服裘無不裼者也若非服裘之時

則身外之衣無論禮服深衣通謂之服其美皆已表見於外充者滿而無歉之謂盡捲起其袖則外之所著者有所掩而不充滿故惟當盛禮之時則充之無事則裼而弗敢充不欲其美之盡也然則凡不裘而服者亦無不裼也此裼與襲之所以別也而袒與裼則又不同禮之袒者見於喪與射與覲案士喪禮於主人飯含時云主人左袒扱諸面之右說文訓扱為收今觀冠禮昏禮皆以柶扱醴公食大夫少牢饋食皆以柶扱鉶即本文飯尸亦是以柶扱米而禮言凡為長者糞之禮以箕自鄉而扱之是扱有斂取之義問喪言親始死扱上衽而此不言衽是始死時未袒

但斂其衣袵以示變至是乃反摺其袖向上及肘蓋古衣屬袂長廣下垂袒其左則收斂襞疊而上其勢向面之右即鄭氏注王制裸股肱所云揎衣出其臂亦即字林所云捋臂集韻所云捋裸肱者也既揎其袖至肘而露臂故亦謂之肉袒是與裼之微捲其正服之袖者固有別矣然喪禮之袒皆因有事事畢亦即復其故而襲蓋襲亦復故之名也既因事而袒亦即以此為行禮之節故喪禮含尸袒既含襲由是而小斂訖袒奉尸侇於堂襲將大斂袒斂於棺卒塗襲將葬啟殯袒朝於祖襲載柩袒卒束襲將祖袒既祖襲柩行袒出宮襲將窆之屬引袒窆之訖襲檀弓所謂有

所袒有所襲哀之節也其自小斂以後皆止言袒而不復云左袒與夫扱諸面之右者以其袒法皆同於初故不復贅也惟士虞禮於祝饗時有云命佐食祭佐食許諾鉤袒取黍稷此佐食異於主人故其袒法亦殊蓋以左手拘右袂露臂以取黍稷既取即不復拘無指袖之節故特著其文而亦不復言有襲也若射禮則其言袒也皆連決遂執弓而其事畢而襲也則皆先言釋弓說決遂明亦因事而袒無事則襲而大射儀之言公射先云小射正贊設決朱極三次云小臣正贊袒公袒朱襦卒袒乃云小射正又坐取拾與贊設拾鄭注曰既袒乃設拾拾當以韝襦上然則

袒由於設拾蓋亦左袒而公之拾既韝於襦上則公不露臂可知自公以外凡止言袒而不言襦者是皆設拾於臂而爲肉袒亦可見矣是以鄉射禮之記曰大夫與士射袒纁襦鄭注云不肉袒殊於耦又曰君在大夫射則肉袒鄭注云不袒纁襦下於君也蓋袒爲勞辱之事君尊故優之則止指其外之正服而露其內之朱襦不復露體若大夫與士射則大夫爲尊故亦優之而袒纁襦君在而大夫猶肉袒明凡射者之皆爲肉袒矣鄭注曰遂射韝也以韋爲之所以遂弦者也其非射時則謂之拾拾斂也所以蔽膚斂衣也夫蔽膚爲凡射之肉袒者言之斂衣爲君與大夫

之袒止露其襦者言之然決設於右而此蔽膚斂衣之物止設於左則射之袒之必在左益無疑矣若覲禮之右肉袒是刑人待罪之儀故特變而從右右者西方陰殺之義也以此推之左傳宣十二年楚子入鄭鄭伯肉袒牽羊以逆亦當是右袒而史記太尉周勃入北軍令爲呂氏者右袒爲劉氏者左袒軍中皆左袒爲劉氏葢亦明示以爲呂氏者爲逆黨當誅故軍中皆懼罪而左袒也然則袒之與裼同是捲起其袖而所別者裼是止捲正服之袖露其裏衣袒則並捲裏衣之袖而露其臂且袒止捲一邊之袖裼則兩袖皆捲故禮有左右袒無左右裼之文也襲則對袒

對裼皆是放其袖而下垂此不論著裘與常時皆然聘以
襲示變喪與射以袒示變襲之中又各有別也蔡氏所辨
諸儒之誤雖有十六大要皆以裼襲爲衣之名且以袒爲
脫衣之事故謂裘之外裼衣一重襲衣一重者鄭康成賈
公彥吳幼清敖君遷之輩是裘外有二衣也謂裘之外裼
衣一重襲衣一重正服一重者孔穎達陳可大方性夫林
次崖之輩是裘外有三衣也此不特裘外之衣所謂錦衣
緇衣素衣黃衣元綃衣者卽是正服其他經不曾見且禮
之或言袒而襲或言裼而襲皆在俄頃之間爲變易之節
安得有易衣行禮之事況忽著忽脫旋脫旋著古人亦必

無此迂曲也郎曰古之禮服皆是直領開其胸前則爲裼掩其胸前則爲襲然裘外之衣二重則開其胸亦但見第二重之美而不能見裘之美若三重則且須連解三衣之胸前始足以見美古人行禮又胡爲必開其胸乎此皆誤認裼襲爲衣名之故而不知裼襲爲著衣之事至其言袒又皆以禮記所袒有偃者不袒及左傳袒而示之背之語疑必脫衣方能見背不知古之衣袂廣二尺二寸反摺至肘固未嘗不可見背也乃若玉藻之言裘之裼也服之襲也兩相對舉明是一言裘一言服裘有其美服亦有其美諸儒並混爲一以二節皆是言裘兩美字皆是言裘之美

且皆以充爲掩覆之意蔡氏亦題其端曰裼襲止施於裘
又曰在衣曰袒在裘曰裼又曰羔裘麑裘之類可言美若
緇衣素衣之屬何足言美不知衣以章身不拘禮服燕服
凡外著者無非以其美也詩不云乎緇衣之宜兮緇衣之
好兮固則贊其美矣若必裘而言裼必衣而言袒則聘禮
與公食大夫必在冬月著裘之時而喪禮止有袒無裼人
之死者亦必在三時豈冬月斷不遭喪乎況服之襲也經
有明文未云裘之襲也曲禮曰執玉其有藉者則裼無藉
者則襲未言裘也表記曰裼襲之不相因也欲民之無相
瀆也亦未言裘也若大夫裘則又當別論蓋裘之裼以見

美大裘則直取其質而已不嫌表也服之襲以充美大裘
則充其質而已非爲美也觀玉藻之文特別而言之以與
章首君衣狐白裘諸文相照恐人之疑於皆不裼也則曰
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又恐人之疑於凡裘皆裼也則曰大
裘不裼又恐人之疑於大裘之襲也則曰弔則襲尸襲執
玉龜襲而不言大裘襲明大裘之上無衣無所爲裼卽無
所爲襲也又恐人疑大裘之不襲也則曰禮不盛服不充
故大裘不裼而不言不充明大裘用以祀天極服之盛固
充之至也卽裼襲之義而大裘之制亦昭然共著而先儒
所云大裘之上更有元衣及內服大裘外被龍袞一切訛

然之說皆不辯自明矣